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七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七十七

明 吴寛 撰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英宗皇帝既復位庶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陛辭如方岳官禮更名至文華殿親加奬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為道里

費皆畀數也公感激奮勵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為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廵撫其地欲别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即此浚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簿書自觧而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為時俗趍諂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廵撫都御史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

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纍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為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刦贛之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為避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誑惑

鄉里公寘其魁于法仍牓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訟其賢朝廷知公可大用名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屬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寮長亦嚴憚之丁内艱去任吏部計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恤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

聳然平居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
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輙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
容見後輩可教必加奬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暇
輙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語往往成誦作字雖率爾亦
楷正不苟為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焦先為冕服
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
從祀孔子諸賢塑象為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
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屛不用識者

以為合禮公諱鶚字一鶚其先為莆陽林氏出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徙台之黄巖令黄巖析為太平縣故為太平人自宋歷元業儒不顯入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為名臣公之曽祖諱養民不仕祖諱廷瓚父諱純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章氏妣趙氏竝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萊先卒次薇女二人長適鄉貢士趙崇賢次適葉聦公之卒朝廷既遣官諭祭治葬如

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徽為國子生於是徽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寬自為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為之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嵩實為唐臣迨遷黄巖隱久而發乃多聞人顯庸不乏以至于公力學自許有光其先甲科繼取公在家庭為賢父兄舉動有則昆季是程公在朝廷為才御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為賢牧守自潤及蘇譽者一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天

子曰噫曷遲其來來則遲矣其逝何速孰讞而明國有刑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謹有禮公則已逝不逝者存歲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閲二月疏再上其詞加切始允之特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

亦異數也公望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恩典若此將何以報之抵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公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為著姓邑中稱仕族入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期必取科第游學于外族人有隸尺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翛然西歸舟行峽江偶墮深淵中自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櫓負而登岸

人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外郎治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輙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縣興舉廢墜尤好奬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冦竊發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曰自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為

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婦女首級徼功者辨其僞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涖湖廣者歲久治績愈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戊申為今上初年會陝西缺大臣巡撫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勑得以便宜行

事陜西當㐫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加意安輯流移者益
至乃內務蓄積外為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歲當
慮囚得可矜疑者悉置輕典奏上因多免枉死公作全
命録以著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
勢為請託者多卒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恩有文綺寳
鈔之賜辛亥遷南京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
有工部尚書之命南京為舊都凡壇廟宮闕城垣橋道
歲久漸圮修治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

嘗妄勞費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輙蒙恩賜以酬其勞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楚紳皆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袁氏母羅氏皆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及羅夫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産特厚後夫人卒公尚少悉讓還二兄取舊劵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率譽公以為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

不及祿養過塋域輙慟哭如初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塋域蕪廢為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為公屢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彥清之子弼為後弼以公蔭為國子生孫男二曰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公卒後弼來告哀上復念公諭

祭治葬皆如卹典將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杷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皆爲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爲狀授之而戴公則率之来請予謝無暇而請之益力爲序而銘之銘曰

吉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瀘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載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爲時偉器孤童業儒志向已異臣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即

吏法家者流刻而少恩哀矜勿誤如切吾身歷所至
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名與祿崇德及位顯留
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工役屢成山有
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隔斯世帝念老
臣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已蓋其棺陳其牲醴治其塋域
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人喪服纍然以弔以哭賓
客連連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右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爲氏或曰出黄帝之後以國氏春秋時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最著逮元有曰碧山者自松江来爲海道都漕運萬户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國初以曠疾不在察舉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顥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爲諸生

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夘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已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内書堂小豎行邀公入閤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将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㫖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密㫖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璟封荆世子及都昌

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飢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拮据撙存因時立制凡征斂出內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朝廷倚之久不他遷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未幾陞本司右參政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術舉禮義興學校無所不至臨汾陽曲二文廟聖賢

望像印金元遺制左衽乃更正之為文釋奠以謝不虔皋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入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為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畢時不失使任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為講

授諸生呼為祝夫子而不官後多成名為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纔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别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衆曰然則秪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㦲罔上

覬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令先詰御史録之謂已允當至公導諭諄複中二人因歎泣更鞫得其冤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因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襄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嚚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

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貫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産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

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名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可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輙登臨謁眺賞弔吟賦風流棨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僉憲珏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暎鄉邦歷二十年

而公最後乃卒時爲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賛治少尹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瓛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宦室孫男一人曰允明曽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歿嫂寡買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諱言作爲詩

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蔵修登庸白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莫非孝弟忠信撿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瀕卒遺念不忘朝廷髙朗令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吴縣之横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者會試京師謁寛請銘公墓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奬掖後進素志亦以此自負寛

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過為期待比竊祿于朝
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
體履康勝耳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
承侍左右咸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迨
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
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
詳矣緬懷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
夫天之報施每信而﨟公之立心行已輔世澤物德學

功名則既盛矣享有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論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寔在嗣續令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祝公瑚璉之資昔在先朝奮起乘時給事廷陛分牧藩維内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庶既富而復教之廪有穀匊家有書詩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慎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

殲厥渠魁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巍遐
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亡緊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
之懷公玉汝成心若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掖其
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視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上聞訃遣官諭
祭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柩還其鄉友
大理寺丞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為經紀其喪

且謂公官三品既荷朝廷䘏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纍然涉江湖數千里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為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敘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瑶皆不仕考冑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纍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

封太恭人公幼頴悟強學善記十嵗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為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録其文以蔵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户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句餘丁武縁君憂服闋改户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敏而勤慎出納無滞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

年陞稽勳司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今上御極名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督武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人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擻守制服闋還任已

未始有太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静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寇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奏乞甚急公日坐堂上選閲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休致朝廷諄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某處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外郎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

子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性度寛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輙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冡宰皆一世名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人矣葢狀云然為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冏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閑厩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為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冡宰倚之黜陟無頗翔集銀臺

起領太僕北徼戒嚴裁及馬畜選閲日勞罄彼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禄惟帝至仁軫念僕臣錫以卹典賁其塋墳公則亡矣厚德未淪衰服在喪幼稚詵詵禄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勑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

至家疾作遂不可起時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二
守臣訃奏上悼念命官祭葬皆如制他日其子琪遣其
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京工部尚書董公狀來乞墓
文惟公才力精彊朝廷方倚以重任一旦遽失之知公
者方相與痛惜予交公且久又以文字為職忍無一言
以述其平生乎乃諾而叙之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
家當塗祖順為刑部主事以事出為南雄府經歷得孫
于公廨即公公生再朞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號佳

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
高等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會給事中
缺吏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
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
得米公涖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起
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陳給
賞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壬寅擢
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憸人徧歷南方

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歛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强取之郡捕其人以强盗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贑盗發廵撫大臣議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

檄公行公至令駐兵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詒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為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為治恵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朝廷以漕運事

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
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
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
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
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上知
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
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
人以為榮遇蓋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疏達明敏遇

事能變通用法務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有恩季父異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養之至人有德於已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大夫文翰往来動盈巻帙有粹英集蔵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母蔣氏妻陳氏竝累贈淑人繼配姚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琪郡學生次珏太學生女二長

許嫁董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子孫男二人以卒之明
年某月某日葬于采石之馬鞍山下令翰林學士南昌
張公知公尤深者既為銘納于墓中矣此復最其事行
為神道碑銘銘曰
古燕建國既越百年國之供億實浩且繁河渠再鑿以
浮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督焉有美李公名自方嶽入總
留務京儲是度帝知其才漕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
瘼勤勞于外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豐撫循其衆

公曰何德行視萬夫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為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帝察其衷益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恩茍徧施臣則以懌采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燎黄二世沾寵孰知九原公即繼踵才不盡施而志亦賫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公之恵曷止萬口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滉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惟其不忘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

碑銘

公諱瑗字大玉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祥符至公之父官濵州以漢藩註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為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戸部江西司主事丁父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丙辰再陞福建右布政使

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適遇恩詔得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歷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戶部已稱清慎方廷議以鹽法壞部中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奉詔行賑䘏令饑民獲濟已而上疏陳十事其間言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部中參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威于下適建親藩尤善規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者至今猶能言之在

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真者猝不能辨他日廉得偽印十餘皆出老軍吏手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汐縱横如井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民以為便及轉江西民識公者皆喜曰是故陳參政耶始至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横取于民者為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征輸所致為力均其

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名為都御史矣葢南京百司諸
衛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總督
歳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事集自京衛烏龍潭
至江北鳳頴諸倉創置歳久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
專理修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
規畫凡重建若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
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
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懐念汴為故里公嗣其志

竟還居之少承家訓及故興化太守岳公在天順初從
內閣謫居于甘公嘗受學蒙指教爲多於宦學之道固
有得也曾祖曰彥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濵州學訓
導竝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金
氏竝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爲後以
弘治庚申八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
孫氏與宋既扶柩還汴宋來告哀于朝蒙恩命有司諭
祭營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

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亨先生既志其墓矣宋
復持狀来請銘于神道之碑盖道亨與予皆為公同年
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
陳不遠廹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羣兒覽書
成誦以文為嬉内訓外受飫于宦學抱藝入京遂與泉
角既登甲榜乃列戸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
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

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内臺之副為古中丞畀以留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邊方習見戎虜尚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者則哀朝廷念勞卹典不薄有祭有葬有司奉若爰念故里竟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

信可交廉慎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謚襄敏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頴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為齷齪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夘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

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為成化巳丑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

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
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之九載始擢山東
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申再擢本
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以
公諳其土俗為宜奏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勅行
俄丁母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
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

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于市寇既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禄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

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衛
所鎮撫即下詔褒公有首决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
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既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
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
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
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
思以安静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輙舉薦以勵其餘或不
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禄俸

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羣蠻以刦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廵撫徧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竝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壚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乗饑竊發其勢尤熾未

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上知公久勞邊務名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曽祖諱成祖諱

華皆不仕父諱曷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
御史祖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
縣公源女繼龍氏平涼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
人俱早亡於是公訃至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仍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
之岡令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念公之沒無後具
狀卒夔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敬
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予愧不能當也既感公德而

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鄧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擢居東藩席尚未暖来既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遐陬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强梁漢有其人馬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仗公再施佚此一老切于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留

臺終老有命邊事久勞而公則病公卿比肩林立于朝
上不識公黄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興嗟上
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頹波身之
有傳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家藏集卷七十七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久葢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兖曰浮於濟漯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冀而冀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

後通褒斜道其道自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説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徙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陿阸之地當用兵戰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况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蓋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而浙西數郡別漕入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

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别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説就河置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行水人以爲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絶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葢久永樂間太宗文皇帝仍都於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爲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粟什四

與別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直更踴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曾孫鋭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事上從之乃增修廢牐益為積水計功成而舟至城下矣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為不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狀言于朝請勿廢上以為然詔加修治仍命鋭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嘗觀之元之漕由海道而来海舟鉅甚

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令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来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真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國家間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為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

以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實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濠迴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西玉泉山而來道出大内穴城為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涼溝渠漲溢又為水口於壕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輙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皇上有詔發軍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

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
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
堅既又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
百有奇至於揵牐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初皇
上重勞工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
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馳
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替有加事聞自督工之臣
下逮役夫賞賚有差葢當功役之初興也有議之者曰

壕之為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為限何事一壕哉然而復為是者則以京都文皇帝建為萬世不拔之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一壕哉且姑即一壕以窺皇上之大德於汙濁之滌而去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

屏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必嚴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為池長江以為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為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

在紀載覩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為國子祭酒言
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國朝未遑
舉行非甚闕典詔下廷臣議特增籩豆佾舞之數行之
太學以及郡縣凡歳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
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朝野稱嘆以為盛事惟夫子
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西有曰闕里夫子之

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已有歷代修建子孫世守罔俾
廢壞至國朝洪武永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源氏所
舊建弗稱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於
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二司暨兗州守臣祗承德意相
與計財用名工役董治惟謹以某年月日興功某年月
日功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煥然殊異舊觀疏聞
爰命臣某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
於人其大要不外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傳之惟

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之所删定賛修者是已後世人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報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人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所當報也葢嘗正嶽鎮海瀆之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王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再祀秩於典禮甚盛若夫闕里則又三歳一遣人祀之

尤所加禮至於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之未幾即
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為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
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其子孫自以為孔氏榮
善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
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俾天下
萬世欲觀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南
維魯賜履曰有尼邱在魯之鄙尼邱降神屹然獨峙百
聖後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盛矣人亦有言莫盛

夫子夫子之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攸被世主報功益遠而侈褒以鴻名秩以豐祀袞冕巍巍羣賢列侍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迨金源氏式大其規久殆有俟於赫皇明建國十紀文教誕敷及遠自邇明聖得師維道顧諟尊之崇之有樂有禮紛其羽籥錯其簠簋謂此器數罔愜仰企乃詔有司乃鳩役使乃伐堅石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厥技長廡重門崇簷厚阯剝落以完漫漶以圮革故為新衆目

攺視曲阜逶迤帶以泗水鄒嶧岱宗前後峛崺輪奐相望終古莫阤匪廟獨存維道乃爾聖德煌煌長貢闕里作此銘詩以列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蕞爾小邑無所謂城隍者官亦未敢廢祀葢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司之也而況京師為天子所居有宗廟朝廷有府庫廩庾有百司庶職有六軍萬姓其神當葢尊其祀當葢豐

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廟正統戊辰嘗修之今上之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上推神之黙助而思所以報者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我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答神貺於是工官奉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廡門階缺折者易完朽腐者易堅漫漶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禱益應臣嘗觀前代當海

内晏安國家無事君心漸移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事從之而起若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禪泰一五帝之祠金馬碧雞之祭杳冥茫昧求非其神以徼福于一身為後世笑肆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即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繆妄不經之弊皇上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敬而城隍之神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羣神神非羣神乎又曰咸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邱陵而已乎所謂保衛我國家誠有如詔旨者祀之寔宜夫既宜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説于麗牲之碑系之以詩曰赫赫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古郟鄏董官綏衆正位辨方包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矣百雉其隍維何泚矣一水維此都會民止於斯相其高深有神是司神之爲德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止爰依維皇有詔爰修爰

治燦然焜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頓還舊觀廟之奕奕
妥靈告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犧牲肥腯神
享惟誠不享惟物六沴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福我
皇明

南京朝天宫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
或見於豺獺之微而況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
皆不得祀天而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為天之宗子

而萬物之主也後世道家者流乃獨創為宫觀以極其
尊崇之意往往土木以肖其形衮冕以制其服檟主以
侈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于俯伏跪起祀贊陳設其科
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為其教者多據名山臨
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壤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
居之國朝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實有龍蟠虎踞之勝
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有非前代
區區割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

城郭以拓宫室以造祖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
廩府庫以完衢路橋梁以修數年之間遂成大業至如
浮屠老子之宫則吝不出一毫爲之書所謂不作無益
以害有益者是也然聖心惓惓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
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事于南郊其精誠
所感風雨時若民物繁阜得以享其至治焉一日上意
若曰朕敬惟天令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夕對越
在廟以荅大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永壽宫在規模鉅麗

鮮與為比其改名朝天宫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虔奉之既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宫益為偉觀矣凡四十餘年而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仍建朝天宫而號舊都為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宫一夕燬于火其不為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上初置之既而慨舊物之就廢念先志之當承爰詔道録司某官臣某往董其役然復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為之一時命下民庶欣然咸願相助富者

施財巧者効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幾年而功完穹門洞開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埶若增高鉅麗之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為蓬萊方丈當不是過帝王之都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全節坊傍附晉成陽公卞壼之廟而其後林木茂密岡阜隱然有故所謂治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完復以聞有詔臣某宜記之碑臣觀前代之君致力神天以為禱祠之舉者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為者則畧之惟是朝天宮高皇帝仍勝國之

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卹民今皇帝繼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卹民民者天子之君以治焉者而卹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示來世系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原城踞虎山蟠龍真人渡江萬馬從白旄黄鉞開鴻蒙驅逐餘孽掃羣雄厥既得卜勝土中天人俯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荅邑以昭天工睠兹城西有僊宫錫之洪名致尊崇廢興相尋理則同畢方南飛一夕空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舉墜當朕躬羽

衣使者下江東有役不煩大司農裊蹄鵝眼泉流㴔北山剪伐南山礱摶埴設色並手攻玉樓翠殿高巃嵸亦有門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偓官祝釐禮數恭劍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璈奏金鏞鸞笙雙吹白玉童帷中颯爽来冷風奚待西祀無東封聖皇無為抱淵冲萬壽高躡三皇蹤歛福錫民慶奇逢東瞻員嶠西崆峒玆宫相望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為畿内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屬府比惟其地重勢尊知府朝廷率慎選其人成化十年舒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慎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公事咨禀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争訟者立庭下閱其情輕與誣者諭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為剖其是非辨其曲直參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稱寃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往往平反或從末減者尤多民有賦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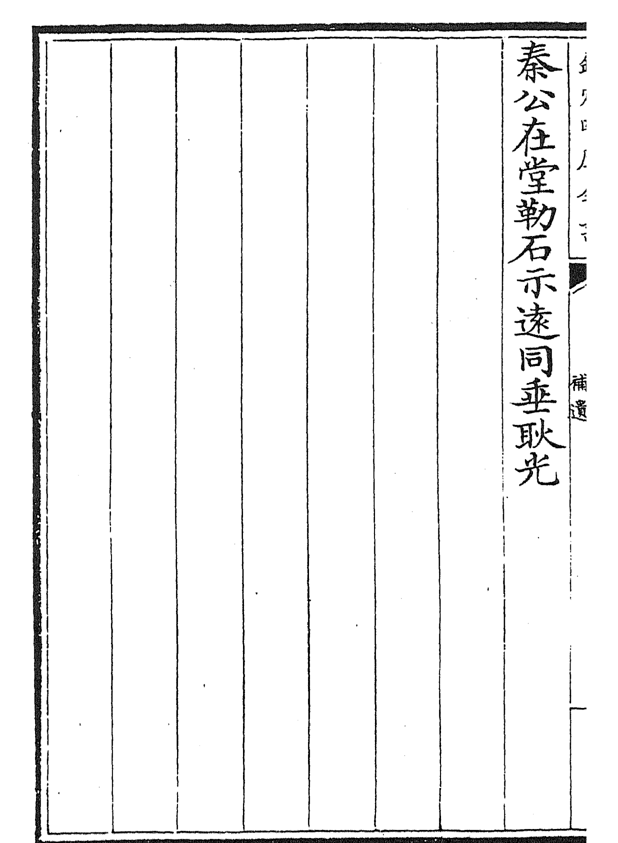
以時徵收或遭水旱螟蝗之災即具實以奏貧民既得蠲除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偽以虧國用民有徭役則視戶口多寡貧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册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屢荒民流移者衆各縣多棄地為里胥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種由是賦稅皆足其流移者加意招撫至者五千八百餘人仍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益自遠而至先時屬縣

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立漏澤園給棺葬之至於倉廩空虛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敝市馬免侵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有濟尤重文教學校必葺而完生徒學業躬自考校別其勤惰莫不奮勵人材遂興科第始盛自春秋以来郡中多聖賢墓悉加封護使人守視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至輒録其政績奏于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得行

公既擢江西布政司參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葢三十餘年于此父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
有如公者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
為政大率如公民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
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一道之其色慘然有泣下者
侯曰吾其求文刻石以慰爾之思可乎皆曰幸甚於是
侯述其事来請予昔佐吏部獲與公為寮友見公之謹
厚端重心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為郡時事至是始

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已之長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比有如侯之有容者乎書曰有容德乃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悅字崇化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予所取士云繫之詩曰惟昔任人莫善於漢循吏屢書見於史傳其人何如其政何書赫赫無求默默自居不使斯民一朝驩虞史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嵗計有餘如龔如黄世豈終少古訓不忘

子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體要率是而行漢人克紹曰
我父母曰我師保去之遥遥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
神京分畫甸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
來父老前迎公戒僕夫六轡綏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
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撓獄市惟静惟清治之踰年政
績何有獄無赭衣家有南畆豈不傜役赴者恐後豈不
征科輸者恐負孰褫衣冠孰誶箕帚里俗自淳士風自
厚問何能爲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侯避舍



秦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垂耿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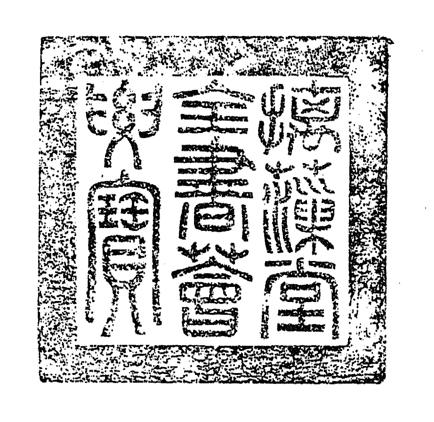
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污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具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槩可想見也降自漢唐其文其詩雖各有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制逈然不倫何㫁乎風頽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真儒輩出則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闢一途矣涉

乎時之變遷文之造詣而其人之品格殆與世相須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友吳文定公幼游學校稟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遠塵俗追蹤古人予也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異館閣之具也已而禮闈廷對果皆首冠自是入官翰林登樞内相日惟文字啓沃為職位望日益高製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大形之諷詠著之紀述若雅音畢敔山

泉宿潭必底其極者不止千篇而已也方將憤樂忘老
而无妄疾作遂殞矣即葬之又明年其子中書舍人奭
與其從兄奎翕奕蒐閱笥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詩凡
三十卷序記誌說之類凡卌七卷自題曰家藏集蓋將
以遺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奭懼或散失既壽之于
梓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於乎公之名編
蓋亦示謙耳若其詩其文予既知之上而朝廷政治下
而父子兄弟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於四方者其去

孝經小學人知傳讀者為不遠是皆發乎人情止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我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𤣥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有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辭僭為之序正徳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𠯁涇徐源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金埴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55號11樓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FAX:3913415
TEL:(02)3951199